#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九至十二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繹史卷一百九

靈璧縣知縣馬驌撰

魏惠王治國說兵惠施相魏附

史記武侯卒子罃立是為惠王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

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两分之魏分為两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説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懐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二年我師伐趙圍蜀陽魏大夫王錯出奔韓四年

河氷赤于龍門三日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王發逄忌之藪以賜民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 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龎

戰國策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

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史記十年伐趙取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隕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紀年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十一年城殷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鄭釐侯即韓昭侯也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

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呂氏春秋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絶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絶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

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韓非子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對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此鄭亦謂韓也紀年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

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國策臼作九彭喜作彦喜鄭君作韓王

史記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尉繚子天官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

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内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

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寛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

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熛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絶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兵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

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

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

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胄生蟣蝨必為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懐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

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勑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

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制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

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决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一

臣以為危也

治本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葢形故充腹有粒葢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畆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

勤惰古人何得而令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柰何寒饑蓋古治之行令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上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

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説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

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兵令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全民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内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内空虛自竭民歲冐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鬭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

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漢書兵形勢尉繚三十一篇

韓非子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

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卜皮為縣令其御吏汚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說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

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

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事既相似故著書者連類言之符子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觚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類莊子西

江之說

呂氏春秋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淮南子略同

戰國策惠施為齊魏交令太子鳴為質于齊王欲見之

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韓非子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漢書名家惠子一篇

說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

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

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

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此或前語之脫誤也不然策於義何取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

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

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

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非之不亦可乎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

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

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惠王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惠王戰敗讓國史不具載此等可補闕遺

戰國策龎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龎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無太子質事今以舊次屬惠王

莊子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㧞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李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壊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

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

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韓詩外傳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
人以上大夫之禄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
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
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
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
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
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

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史記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紀年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史注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今本在六年紀年稱惠成王改元稱一年史記以為襄王之元年二說不同

戰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

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灓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灓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

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甚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繹史卷一百九

繹史卷一百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子發用兵

淮南子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　葢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觧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强而成功者也

列女傳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幷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

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淮南子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

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

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賔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禄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

荀子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

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

黨而抑畢其後世按獨以為私靡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說苑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與陳使敦洽讐麋事最相類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

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

為後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淮南子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地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

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〇類子羔事

繹史卷一百十

繹史卷一百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申不害相韓

戰國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議於王以事申子

徼覘王之所説以言於王王大説之

韓非子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内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

書二篇號曰申子　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
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淮南子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别國也地墽民險而
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
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
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漢書法家申子六篇
申子天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　地道
不作是以常静帝以是正方舉事為之乃有恒常之道

符信受令必行也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四海之内六合之間誰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

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申子書已亡此諸書所引者

韓非子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

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

戰國策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

君真其人也　成午從趙来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两韓而我有两趙也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吏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顒西服壽靡北懐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

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韓非子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
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
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
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
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
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
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
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

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聦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黄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

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名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糴之甚多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

爪求之甚急左右或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　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

僕刹不偏綏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庫令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

甚於寒

莊子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說苑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来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論衡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

繹史卷一百十一